

德龄公主

DE LING GONG ZHU

徐小斌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德齡公主

DE LING GONG ZHU

徐小斌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德龄公主 / 徐小斌著.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201-06652-3

I. ①德… II. ①徐… III. ①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47993号

德龄公主

作 者: 徐小斌

出 版 人: 刘晓津

出版发行: 天津人民出版社

总 策 划: 贺鹏飞 藏 策

策 划: 兴 安

责任编辑: 刘子伯 张潇文

特约编辑: 江 汀

装帧设计:  灵动视线

社 址: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300051

网 址: www.tjrmcbs.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燕泰美术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70 × 1092毫米 1/32

印 张: 15.875

字 数: 340千字

印 次: 2010年9月 第1版 2010年9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1-06652-3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左起：瑾妃、德齡、慈禧、容齡、容齡之母、光緒皇后

自序

我写德龄公主

长篇《羽蛇》和五卷本文集出版后，我一直想写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后在一个类似“清宫秘闻”之类的小册子上，发现了德龄姐妹的一段轶事，上面写了她们曾经是现代舞蹈之母伊莎贝拉·邓肯甘愿不收学费的入室弟子。我顿时兴趣大增，于是找来有关史料。

最初的想法是想做一部电影，一部国际大片。写了个梗概，但后来觉得做电影几乎是梦想。于是还是想先写小说。小说写了三万来字，就中止了，发现读的史料根本不够，举步维艰。但是小说的语言风格基本确定，基本用明清话本的风格。我想把《羽蛇》、《双鱼星座》的语言彻底颠覆一下，对自己驾驭文字的能力来一次自我挑战。

读了整整一年史料，一百多本。资料来源主要是三部分，一是北图，二是故宫的朋友帮助搜集，三是各个书店，特别是故宫、颐和园等地的书店。在读史料的过程中我发现，有很多历史人物和历史场景的描写在历史教科书中是有问题的。譬如对光绪、隆裕、李莲英，对庚子年，对八国联军入侵始末，对慈禧太后当时的孤注一掷，对光绪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勇敢表现和之后的奋发图强，对隆裕和李莲英的定位等等，都有很大出入。

我写这部小说的初衷是：让小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表层的故事力求做到轻松好看，而内核却是厚重、凝重而又沉重。不同层面的读者可以有不同层面的享受。

整整两年写完初稿。下半年有家影视公司看中此小说，其实他们只看了一个大纲，希望改电视剧，因是自己喜欢的题材，于是决定自己改，和我的一个朋友一起联合编剧。写完剧本后又改了一稿小说。其辛苦自不待言。因为我对自己的要求是，要让它既忠于史实又不拘泥于史实，既有严肃的内涵又有好看的故事，在没有历史硬伤的前提下，大胆颠覆历史人物，创造性地写精彩的故事。历史背景是大清帝国如残阳夕照般无可挽回地没落，这本身就是一个大悲剧，而在前台表演的历史人物包括慈禧、光绪、隆裕等等都无一不是悲剧人物。在大悲剧的背景下的一种轻松有趣愉悦甚至带有某种喜剧色彩的故事，这种故事与背景之间的反差本身就具有巨大的张力。

具体地说，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自始至终存在。貌似很简单的小事，都存在着这种碰撞。德龄试图通过日常生活改造慈禧，让慈禧接受西方的进步事物，实际上慈禧也确实接受了。但是正如光绪在唐大卫牺牲后对德龄所说：“德龄，我们都是样有幻想的人。朕的幻想保全了皇爸爸，却牺牲了六君子，让康梁流亡海外，让袁世凯志得意满；你的幻想让皇爸爸接受了照相、法国化妆品、英文报纸、油画，甚至还有留学生，可她还是会毫不留情地铲除异己，扼杀那些比她想得远，走得快的人。……”

德龄的救国梦由此破灭。

君主制、君主立宪制与共和制的争论贯穿始终。甲午

战争战败，大大刺激了年轻的光绪皇帝，他开始想实行变法维新，就在此时，康有为应运而生。戊戌变法是整个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最伟大的运动（原谅我不用“革命”二字），这一点，历史越久远就越明了。可惜只有一百零三天。假如变法成功，那么中国很有可能如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那样，突飞猛进。在变法过程中，光绪曾经当面顶撞慈禧太后，这在当时是需要极大胆量的！后来，根据容龄的回忆录，光绪的确在慈禧的千手千眼之下大胆问“康”。无数史实证明了光绪绝非懦夫，而是一个有血性有思想勤政爱国的君主。变法失败后两年，便发生了庚子国变。在庚子年中，历史充分暴露了慈禧的无知、狭隘、专横、误国。她相信了荣禄提供的假照会，其中勒令皇太后归政一条，极大地刺激了她，她竟不顾清朝当时的国力，以卵击石，一方面怂恿义和团扶清灭洋，造成杀害德国公使克林德的惨案，另一方面竟敢同时向十一国宣战！并连杀了两名主和大臣，导致八国联军入侵，此举无疑是把国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

庚子年西狩，慈禧的确吃了不少苦，也有所反省，但她推行的所谓五年新政完全是掩人耳目，“国体不变，新政何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打败了君主制的俄国，完全说明了问题，而庚子年后，慈禧被洋人打怕了，由排外转为媚外，所谓“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便是当时她臭名昭著的口号。就是这样，也没能抵挡住随后而来的侮辱：日俄大战的战场竟然在满洲境内，这自然是堂堂中华的奇耻大辱！而这正是德龄姐妹进官前后的历史背景。

无数志士仁人在寻找救国之路。主要是孙文为首的革命党（主张共和制）和康有为为首的保皇党（主张君主立宪

制)也就是被慈禧诬为乱党、逆党的两派。尽管对他们的历史评价至今人们仍在争论不休,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热爱这个国家,为这个国家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

而表层的故事多以后宫为主,后宫以宫眷为主,女性占绝大多数,这样,表层就会好看。当然,后宫也很险恶,譬如慈禧与皇后联手做掉四格格的侍女蚩儿、对四格格敲山震虎、对德龄多次试探、对容龄暗恋光绪的怀疑及对卡尔和怀特等的监视……都令人感到清宫中充满了陷阱。当然,在史实中,容龄爱的是一个太监,而德龄则暗恋光绪,德龄是在出宫后才认识怀特的,怀特并非牙医,而是当时美国驻沪副领事。

当然也写了慈禧人性的一面,这段时期是她真正的晚年,她害怕孤独,渴望亲情,但即使这样,她也无法克制自己的多疑与乖戾。她其实至死没有真正的反省。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潮流谁也无法阻挡。她死后三年,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爆发了。

这部小说还有一个初衷,就是开创历史小说的一个新样式。让“历史”更加“小说”,让历史真正小说化,而不是那种板着面孔的历史小说。

是不是达到了自定的标准,看读者的评价吧。

目 录

自 序 / 1
第一章 / 1
第二章 / 39
第三章 / 76
第四章 / 117
第五章 / 161
第六章 / 201
第七章 / 240
第八章 / 293
第九章 / 336
第十章 / 375
第十一章 / 401
第十二章 / 433
第十三章 / 466
尾 声 / 495

第一章

1

德龄姐妹头一回入宫，是在公元一九〇三年，也就是光绪二十九年的初春。

那年春天的万寿山，迷迷蒙蒙的，昆明湖也像是罩了一层迷雾。三乘轿子荡悠悠地穿过海淀，沿颐和园的红色宫墙黄色琉璃瓦来到一座雄伟的牌楼。轿夫一见那牌楼就停步了。小旁门开着，那是为贵客预备着的。至于正门，只有慈禧太后本人可以享用。

入宫的仪式非常隆重。轿子一停，立刻有四个太监来了，两个尖着嗓子大叫：来了！——另两个拿了宫制的黄丝帘盖在轿子上。裕太太悄声对大女儿德龄说：“这是老佛爷的恩宠！”德龄立即肃然。只有小女儿容龄因为太小，一个劲儿地撩着帘子张望。

十余个小太监一字儿排开。为首的请了三个安，道：“老佛爷有旨：请裕太太和两位姑娘在东配殿等候。”

就这么进了宫。展眼望去，倒未见得有多么奢华。所有的家具陈设都是紫檀木的，铺着蓝色丝缎，有三十几个造型美丽的钟。容龄凑上去看，见钟座上大多刻着西洋字码，英文法文不必说了，她是认识的，还有些不认识的文字，她便扯了姐姐德龄一起看。就在她们来看去的时候

候，分明听到旁边有些宫女在议论：“哟，也不知她们认不认得中国字儿？”“认得什么，连中国话儿也不会说呢！”

容龄哪受得了这个，急回身，没等站直了就说：“你们怎么这么讲话？谁不会说中国话儿？告诉你们，我们会好几国文字呢！”

容龄标准的京片子吓了那几个女人一跳。裕太太急忙拦着：“这可不是巴黎，由着你们的性子胡闹！这是在宫里，老佛爷的规矩大着呢！额娘教了你们这些日子，难道都白教了？”

一语未了，外面太监喊一声：“皇后主子到！”唬得几个太监宫女，急忙回避。皇后穿浅黄洒花百褶裙，鹅黄绣花窄袖袄，蜜合色坎肩，头上只插一只玉凤，两只蝴蝶镶银翡翠簪子，一对珍珠镶金耳环，并不怎么华贵，倒也干净齐整。皇后很瘦，美丽是谈不到的，却是十分可亲，一见面就笑着说道：“可是裕太太和德、容两位姑娘来了？快随我去！老佛爷念叨了好几天了，说是裕太太和两位姑娘大老远儿地回来，可别委屈了她们！”

裕太太急忙率两个姑娘向皇后请了安，陪笑道：“我们是什么人？还劳皇后亲自来迎，真真是折杀奴婢了！”

皇后笑道：“裕太太快别这么说，你们是什么人？大清帝国驻法公使的家眷，难道不该我来接吗？裕庚怎么样？身子可大好了？”

裕太太黯然道：“还是不好，我瞅着，愈发重了似的。饶这样，还是心细：嘱咐两个姑娘，千万别坏了咱大清国的规矩，还叫我请老佛爷的示下，进宫是穿洋服呢，还是穿咱满洲的官服。老佛爷她老人家想瞧瞧西洋的衣

裳，这不，我们把在那边正式场合的衣裳穿出来了。”

皇后这才看见眼前的三人穿的一式巴黎洋装：裕太太穿海水绿色丝袍，维多利亚式的裙撑子，颈上戴一串珍珠项链；大姑娘德龄穿一身鲜红的裙子，配鲜红鞋子，戴玉石耳环；小姑娘容龄穿浅蓝丝绒裙子，戴翡翠项链。三人一式的大羽毛帽子，路易十五的高跟鞋，倒像是鼻烟壶上画的西洋美人似的。皇后看了暗暗称奇。

2

多少年之后德龄还记得，那天见到慈禧太后之前，老佛爷已经把皇太后的谱儿摆得足足的了。先是叫太监宫女迎，然后叫皇后迎，然后人还没出来呢先就赐了不少礼物：金玉戒指一人三枚，一大盘子玉坠儿随便拿，后来又是牛奶饽饽什么的不少吃食，等见到老佛爷的时候，容龄已经吃饱了。

慈禧那天穿的是百凤镂花镶金大红云丝袍，上罩金黄绣龙凤镶银鼠皮坎肩，项上挂的珍珠坠子，颗颗大如鸟卵，一只手上就是四五枚金玉戒指，还有长长的极其精美的金护指。让容龄觉着，那老太太只有一双手很美。

从一开始两个姑娘对皇太后的印象便产生了分歧。与妹妹不同，德龄觉着，皇太后虽然是个老太太了，却依然美得咄咄逼人。那老太太微笑着的时候也有一种威严，令人慑服，而在德龄，则简直就是崇拜。当时慈禧微笑着扶起她们，还亲了亲两个姑娘，道：“裕太太，你可真能耐！把两个姑娘调理得仙女儿似的，还这么守规矩，有礼貌，你就不怕我把她们留下？”裕太太一怔，忙陪笑道：

“果真如此，那是她俩的造化。”慈禧仰天大笑道：“到底是咱大清国公使的夫人，真有气派！难道你就没听说过我的恶名儿？有人说，我连亲生儿子都容不下，你就舍得把这一对儿姐妹花儿放这儿？不怕被我给糟践了？！”

裕太太到底是大家子出身，心里虽在突突地跳，脸上依旧陪着笑，一点声色也不露，道：“老佛爷说笑了。谁不知道老佛爷会调理人儿？连鸟儿也调理得这么水灵呢！”说着瞧一眼架子上的鹦鹉，偏那鹦鹉像是解人意似的，呼啦啦一下子飞起来，口里叫着：“老佛爷万寿无疆！”倒把慈禧逗乐了。

慈禧笑道：“这两只鹦鹉鸟儿原是袁世凯送的，也难为他想得周全，这么大一个朝廷，偏他想起这个巧宗儿！这两只鸟儿倒长得怪俊的，嘴也巧，倒哄得我笑笑……”

裕太太忙说：“这都是老佛爷慈悲……”

慈禧笑道：“说起这个来，笑话儿可多着呢，因我喜欢那西洋哈巴狗儿，说过一回，他们就不知道打哪儿弄来百十来头，见了我，齐刷刷地作揖，倒吓了我一跳！……来来来，闲话少说，先见见皇上！”

三人这才注意到进来一位年轻的男子，看上去只有二十四五岁的年纪（其实当时光绪已有三十二岁了），身穿黄袍，黑色缎帽上镶一颗极大的珍珠，后来德龄姐妹才知道，那就是所谓“龙珠”，腰带上也镶了些珠宝。但是总的看来，他十分朴素，可以说比宫中任何一个人都朴素。他身体瘦削，神情忧郁，但是相貌端正，一双眼睛黑如点漆，十分灵秀。可以想象到假若他生得健壮一些，应当算是个十足的美男子了。姐儿俩都没想到光绪皇帝是这样的，急忙上前请安，光绪则只是礼节性地微笑着，和她

们握了握手。德龄觉着，那双手冰凉冰凉的，而且软绵绵的没一点儿力气。

光绪来了，就是要上早朝了。果然大总管李莲英来请。李莲英个儿不高，又瘦又老，长得难看，但深得慈禧信赖。那天慈禧好像特别高兴，一定叫娘儿仨在东配殿等着，又唤来嫪居的四格格和元大奶奶陪着说话儿。四格格见了娘儿仨这等打扮，好不新奇，因见裕太是长辈，容龄尚小，于是单问德龄道：“听说姑娘们是受欧洲教育长大的，可是的？小时候就听说，到了一个国家，喝了那儿的水，就把本国的事情都忘记了，是真的么？”德龄笑道：“那是大人们编出来吓唬你的，哪有这事儿？像我们，虽然受了欧洲的教育，可大清国的礼儿不是也都知道么？”又道：“对了，我们在巴黎的时候还见过你哥哥载振呢，那次是他要去参加英王爱德华的加冕礼，当时我们也收到了请柬，要不是父亲有事不能脱身，我们也就一起去了。在国外，这些都算不得什么的。”四格格听了，美丽的脸上全是惊讶，道：“原来外国也有皇上？我以为咱老佛爷是全世界的女皇呢！”皇后道：“你们知道什么？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外面的世界大着呢。譬如美国就没有皇上，是共和国，凡废除了帝制的就叫共和国。”四格格问：“共和国有什么好？”皇后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话锋一转道：“我现在正瞧一本世界史呢，翻译过来的，挺好看的，你要是对这些有兴趣儿，等我瞧完了给你。”元大奶奶在一旁忙不迭地说：“皇后主子明儿也借我瞧瞧。”皇后看她一眼，道：“你怕是只能瞧瞧画罢了。又不是老佛爷赏的戏，你也要瞧他也要瞧的，没的瞎掺和！”说罢，大家都笑。话音未落，那边李莲英来叫请，

说是早朝已毕，今儿老佛爷高兴，叫大伙一块儿去知春亭赏春。“老佛爷说，天儿好，就不备轿子了，走着去。”李莲英弯着腰传谕。容龄拍手笑道：“我正想走着，坐在轿子里都快闷死了，哪儿还顾得上看外边儿的美景！”

裕太太听着，怕容龄又走板儿，忙向她使了个眼色，容龄却浑然不觉。皇后笑道：“我瞧五姑娘倒是快人快语，是个爽快人！”裕太太陪笑道：“瞧皇后主子说的，她不过是个小孩子罢了！”

皇后率众人往外边走，李莲英又连忙赶去回话。德龄注意到李莲英戴的是红顶花翎，小声问皇后道：“皇后主子，听阿玛讲，前朝太监没有过二品顶戴呀。”皇后小声道：“姑娘快别说这个！为这个大臣们还有人上表奏本，惹得老佛爷发怒呢！老佛爷说：‘哼，成天价太后老佛爷地叫着，那都是虚的！这么点子小事儿，难道我还做不了主？还要奏本，都是叫皇上给惯的！’……”

此时，容龄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天真烂漫地问道：“皇上呢？皇上怎么不来？”

一听这话，皇后骤然变色，低着头一路疾走，再不说。众官眷都急急跟着。裕太太与德龄都瞪着容龄，容龄撅起小嘴，不知自己又错在哪儿了。

3

慈禧已在知春亭摆下茶点，这会子见她们来了，堆起一脸的笑，柔声道：“德龄、容龄，你们过来，让我瞧瞧这法国时装！”两个姑娘提拎着裙摆一路跑过去。慈禧摸了摸容龄的裙子，叹道：“这么轻薄的衣料，怎么竟能撑

开呢？”容龄道：“回老佛爷，里面有金属做的裙撑。”慈禧笑道：“原来这像仙女儿一样的裙子里竟还有这许多机关。”四格格在一边儿瞧了半天，道：“你们的鞋也不一样。”德龄抬起她红色的高跟鞋，道：“这是路易十五式的高跟鞋，是现在高跟鞋的最新款。”一语未了，慈禧竟站了起来，伸出一只脚道：“让我试试。”

穿上红色高跟鞋的慈禧在皇后和四格格的搀扶下小心地迈了一步，然后她甩开她们，稳稳地走了两步儿，笑道：“这外国的皮鞋，不过就是把咱们满洲的花盆底子鞋改了，把中间的鞋跟挪到了后面而已，他们还是学咱们的！”

众人都笑了，其他人都在笑洋人，而德龄姐妹却在笑慈禧。惟有皇后没有笑。皇后的不苟言笑是有了名的，连慈禧有时也恼恨皇后，常常嗔她不讨喜，久而久之，皇后才慢慢学会了在慈禧面前陪笑，却终不是那种天生的喜兴。这一点上，四格格要比她讨喜得多。

慈禧坐下来，双眼直视德龄，突然道：“德龄啊，你额娘穿海绿，你妹妹穿天兰，你呢，为什么穿红色的衣服，是不是想让自个儿最抢眼啊？”德龄一怔，但是很快便镇定下来，不慌不忙地说道：“回老佛爷，德龄以为，咱中国人向来以红为喜庆之色，老佛爷召见，是德龄的喜悦之事，所以除了红色，实在找不出别的颜色来展示喜悦之情。”慈禧听了大为受用，笑道：“裕太太，我想跟您商量件事儿。”裕太太忙道：“老佛爷请吩咐。”慈禧道：“我喜欢你的这两个姑娘，她们是又水灵又聪明，懂礼儿，还会说外国话儿。从明儿起，你就让她们来和我做个伴儿吧，就做传译，封为御前女官。一个月呢，可以恩

准她们放两天儿假，回去瞧瞧你和裕庚。德龄跟着我，容龄小，就由着她性子玩吧，就这么定了！”裕太太心里一惊，表面上却不露声色地谢恩：“谢老佛爷恩典！”

众官眷都拍手称快，惟元大奶奶脸上有些悻悻的。裕太太表面虽在笑，心里却像块石头似的沉了下去。

4

裕庚一家刚刚回京，就接到圣旨，命他们暂住李鸿章旧宅。裕庚知道，这是老佛爷和皇上对他一家的特殊恩典。裕庚作为大清使臣一向很称职，但是庚子年间也颇遭了些磨难，譬如祖屋被烧，又如义和拳杀了德国公使之后，西方各国都紧张起来，清政府驻巴黎的使馆就被围了三天，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流血事件。当时裕庚竟然不怕危险，一个人走出使馆，裕太太竟吓得晕厥过去。裕庚走出使馆面对着红了眼的法国人，所有的人都认为要出大事了。可是裕庚面无表情、沉着冷静地走了出去，裕庚所到之处，法国人竟然自动让出了一条窄道。此事一时在西方世界传为美谈。

裕庚一家笃信洋教，若是在庚子年回国，也势必惨遭不测，所幸荣禄与裕家私交甚好，在太后处多次斡旋，朝廷才没有将他提前召回。

在裕家，所有的规矩都是西化的，包括庆祝生日。这天正是德龄十七岁生日。家仆小顺子把生日蛋糕捧了上来，上面插着十七根蜡烛。容龄弹着钢琴，勋龄拉着小提琴，他们在给德龄合奏着生日快乐歌。德龄坐在父母身边，烛光下，她的眼睛已经湿润了。